

戊午四月下旬介初購於京師

畜德錄

婦葉山房
石印

洞庭席啟圖先生輯

畜德錄

埽藥一房石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畜德錄二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席啟圖撰啟圖字文興震澤人

官內閣中書舍人是集取國奏以

來迄於元明嘉言善行分為三十類

六間附批評取大畜象傳君子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之義故以

名書

陸稼書
先生著

三魚堂全集

每部六冊
價洋三元

平湖陸清獻公文章道德卓絕一時生平著作本於程朱
故至理名言有功世道人心者匪尠而坊肆流傳僅片
紙寸楮每以不得一窺全豹為憾本主人覓得舊本三
魚堂全集論義序記書牘傳文無不備焉展而讀之
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此固近今罕覯之大著述焉本
主人不敢自秘付諸石版用連史紙刷印以公諸世吾知
此書一出文學家道德家考古家淹博家必爭先快
睹焉書印無多欲觀者請速購取遲恐不及

上海松江

漢口

蘇州

掃葉山房全啓

畜德錄序

人之心譬如田以良苗植之則成良苗以稂莠植之則成稂莠嘉言懿行者人心之良苗也浸灌於嘉言懿行之中其心不明且正者鮮矣浸灌於淫辭說之中其不昏且蕩者鮮矣王何嵇阮浸灌於虛無而成放誕盧駱王楊浸灌於辭章而成浮薄自明季以來俗衰學駁偏僻之說淫豔之詞所以眩人耳目撼人心志者雜然並作如入五都之市百怪之物具陳非志定守固其不舍布帛菽粟而逐紛華靡麗者幾希取舍一移日長月益與之俱化何所不至哉古今之學者不但不讀書之弊不可勝言即讀書之弊亦不可勝言能於諸子百家中精擇而慎收之不離乎規矩準繩則可以養其心而為吾道之羽翼矣席子獻臣奉其先尊人文興公所纂畜德錄示予曰昔我祖太僕公有格言類編一書我先人謹承先志搜補而廣之平生不好聲伎玩物嬉戲之具而獨皇皇是書病革時猶置簣上俯首睨視予授而讀之則上自周秦下迄近代學士大夫之嘉言懿行萃焉網羅博而取舍當內之有益於身心外之有補於世道非如晋人世說長傲助輕唐人藝文類聚諸書編輯風雲月露已也可謂精擇而慎

收者矣予聞文興性孝友好施與周人之急常若不及雖久病應得官而未仕不及見之政事而其篤行於門內施及於鄉黨者事事皆可為法江西魏叔子不妄譽人者也為席舍人傳曰雖沒而祭於社無忝焉是其得力於是書者豈淺鮮哉吾以是益知人心之不可不養而所以浸灌之者不可不擇也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不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讀書亦然天下浮誇放僻之書其為楚言多矣不擇而取之弊可勝窮耶取舍如文興庶幾弗畔於道也夫平湖陸隴其

畜德錄序

易大畜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德體元默清虛猶天也艮山磅礴蔽虧若將蘊天其中有之者故有畜德象焉然而君子法之必多識言行者非徒以夸多為也蓋學者之所患惟在乎志之易靡也識之易昏也心之易窒而氣質之易入於佻且浮也志靡則墮識昏則卑心窒則愚氣浮而質佻則流宕忘返其德之亡也久矣故必漸漬乎前言往行之中日見所未見日聞所未聞務期於深造自得而止夫然後靡者可立昏者可明窒者可通而佻且浮者可變化也是之謂畜德否則問學不徹其原而規規焉為耳目之所囿詞章之所錮此坐井闕天者耳非艮山所以上蘊乎天也若吾吳洞庭東山席君文興平生以仁厚居心以淡泊養口體以輕財樂施周旋親故而安緝鄉里其於君子之德亦既有其基矣顧又閉戶好書家所積書數千卷每擇其尤切身心者手披口吟涵泳而師承之恍然有悟顧又以為未也遂徧葺周秦以來迄於元明諸嘉言懿行凡二十卷二十有一則名曰畜德錄以便省覽雖久病床簣間猶惓惓編次未嘗輒易其所好蓋其為人也不靡不昏不窒不浮其於所畜

何如也君既歿將葬而其子獻臣出此錄示余受讀既訖喟然曰富矣哉此君子之所謂多識者也昔余嘗見宋儒所撰厚德錄仕學規範及名臣言行錄諸書殆與此錄相彷彿然其所編次類不越本朝諸賢未能若君之上下數千百年門晰部分最完且善也余先以有德與言許君後之讀此錄者藉此以想見君之為人則余之說不其信矣夫他若君平生事寔與夫家世生卒之詳悉見余所為誌銘中茲不復論祇論畜德錄云獻臣名永劼君長子也為人甚文而淳謹有君遺風今且孜孜校刊此錄若惟恐君之氏名無傳於後者余聞之顯揚先人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獻臣其近之矣故并附述以見為德者之有後如此康熙二十三年夏六月丙午堯峰老鈍汪琬序

畜德錄敘

畜德錄者吾吳洞庭東山內閣中書席君文興之所纂輯其二子獻臣元功奉以梓行者也書成二子過余草堂再拜而泣曰此先人之手澤也卷分二十先之以立志為學終之以女範止十九卷其有未盡者別為一卷曰雜識共二十卷每卷若干條共計之若干言皆前言往行先人身體而力行之者筆之於書日積月累遂成帙又曰先人一生讀書樂善齋志以歿歿之年僅四十有三得風痺之疾卧床褥者十數年數年之中足不出戶庭坐卧一小榻榻之前後左右積書數千卷伏枕呻吟手自刪輯每見古人行一善事發一善言則正襟而起曰此吾所當則效也兒輩在側時時命之曰古人如此爾曾不可不知之其時某輩皆幼亦未知其言之有切於身心如是也及歿之日捧遺編而讀之非僅前言往行乃先人手澤存焉惟先生與先人相友善敢乞一言以弁之於首余聞其言之悲唯唯無以應既而出酒殽以食之余在主席獻臣坐次近元功稍遠酒半余移坐與獻臣促膝相與歔歔歎息因念昔年與中翰君交在壬子癸丑之間時余方在告雙泉堂前臺石種樹君自洞庭山中來留連草堂恒竟

日相對令人塵囂頓忘余已知君為讀書有道之士也嗣後余赴京補官山中
有人至言君病矣畏風雖盛暑必重帷以居余時時念之丁巳歲余奉諱里居
君手書慰我余偶過山中必問君起居日望君之霍然以起相對如前日也豈
意奄奄一二年歲庚申君竟不起余為文以弔之略述君之生平好善然而未
盡也時余一宿君之東園陸子大生君之師也為余言君自幼好讀書雖病猶
手不釋卷家故多藏書而書賈射利知君之所好無論殘編蠹簡不惜涉險滿
載以求售君一一評曰某集佳其值若干某集文雖佳其人不足重即不與值
故有負文章重望而其出處之間有未當者君必委而棄之余聞陸子之言不
覺肅然起敬知君之為善皆從讀書中來也君之讀書非獨以書卷自娛寔欲
挾天人之奧旨窮濂洛之心傳以此安身立命即以此承先啓後也余觀古人
之好學下帷攻苦三年足不窺園者董江都也坐卧一榻日夕以經籍自娛久
之而所坐木榻有遺跡宛然者管幼安也然二公讀書未嘗聞其有疾君能於
病中好讀書不又難乎斯集也名曰畜德畜之義大矣哉汪編修荅文先生已
言之詳矣余復何辭余與君相友善但知君命名之志蓋承太僕公之遺訓也

獻臣元功又承中翰君之志讀書行善保身保家以光大之總不外乎此錄中
求之可耳君有三子長獻臣名永劼候補國子監學錄次元功名永勳候補內
閣中書出嗣三朝宗名永渤諸生康熙歲次丙寅秋七月同學繆彤序

石印
精本

劉孟塗全集

每部精裝六冊
價洋一元六角

先生為姚惜抱入室弟子古文得陽湖派真傳望溪海峯之後
鑒緒賴以復振其駢體文亦才雄氣盛長沙王氏取冠十家
足繼前八家之軌詩則天姿學力兩擅其長合太白眉山為一
手同時仲則船山差可抗衡自來工詩者或不工文工散體
文者或不工駢體文惟先生為能兼之書凡詩前集十卷後
集二十二卷文集十卷駢體文二卷都四十四卷為鄱陽陳
氏所編其全集焉

上海

漢口

松江

蘇州

掃葉山房全啓

序

畜德錄者席舍人文輿之所輯也舍人之子獻臣請序於余余惟聖人傳易獨於大畜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蓋大畜之象天在山中天者天理也山者正而不遷之義也人能念念止乎天理言言止乎天理事事正乎天理而德之所造純矣人莫非天之所生則莫不得天之理以為德德固其所素具而又必資前言往行以畜之者天固金授於人而人不無虧損於是觀法乎古人夫古人之言行莫非天理之所著見古今事遇或有不同而不能不同乎言行言行或有不同而不能不同乎天理則非古人言行而即吾之言行非古人天理而即吾之天理也况夫古之聖賢德無不具而以位各不齊故其致於用者或有未盡乃幸生古人之後旁搜博覽竝納兼收則將來吾所見之用者即未知何若而德之積於中則已無不周此畜德之說也余讀舍人是書蓋悉迷古人嘉言懿行自心性之精微以及事為之廣大家庭之切近以及四海九州之疎遠其理率已該具可謂識周而量宏思密而志勤矣惜也年僅踰強仕而沒此蓋其未成之書抑余聞之舍人同里金君天立謂舍人非直言之誠能行之

素多病嘗親床簀所以得仕不仕而樂善好施凡親舊里黨人之貧乏事之艱
訕物之廢墜罔不厘其意慮為之振贍修舉允本至性以敦孝友大節其事有
非人情所易能者金君醇慤不苟語而言若是是舍人所得於前言往行者渥
矣使非天限之年則是書所收攬者既益備而其植德於身與世詎不更益優
厚是誠可惜也然舍人之尊人太僕已有格言類編之著今舍人又輟是書獻
臣又亟為表章授梓蓋可謂有世德而獻臣所以繼先人之志者方未有量若
世之讀是書者正無徒以是覘席氏之齊美而前言往行展卷具在務於此求
盡已所得乎天之理而動靜云為無弗正是如山之不遷焉則庶幾不失先聖
傳易之意云爾

崑山朱用純謨併書

後序

文興舞象從余余為指點作小題法輒能領會其故兄文育志雖苦而不逮也尊甫甯侯先生思誘進之以圖之多寡為賞之厚薄文興得賞每多已而乞勿為曰吾內慚耳性能彊識少所讀書終身不忘他凡一事一言一邂逅一酒令十數年後一一能追述其曲折遇大事立斷頗機警亦耐煩劇句股會計之細能得其經緯所在版帳貯篋中日必抽一二朱墨之間一摘發皆中肯綮以故才能者樂効用家亦稍能措拄云面髻髮如漆雙眸有神善病喜飲酒不能強飯以人蔑為穀食曾致祝如穹學靜功他習者尚如死灰文興已通關舞蹈矣祝曰此骨節空靈之故道友黃懋昭知其不克永年勸令創一利益事爰有倡導紡織之舉初興從父惕庵公同行其主者厭苦中輟文興獨不倦曰吾所出雖不貲然功成則一山之惠也諸利益事以此為鉅庚申春飢民萬眾屈指富室幾姓揭于路某日集某家勢洵獨不列文興家曰其活我之事多矣然文興不待叩而與之輒歌誦而去不類他家之囂幸而二麥旋豐不然文興必不疾視其死而不救也他為善多類此故山中倚為冬日四方游賓望門投止他

家未免撐拒獨文與應之早皆激歎曰此窮途之津梁先是甯侯先生曾著格言類編平生所行利益事皆出其中文與寶為手澤又以日所見聞有類于是者亦附麗之于是益蒐討理學經濟等書他人厭棄不之觀文與獨喜甚書賈塵封不售者悉歸焉病中繙閱觸目動心仰而思待旦而行如古人以晝所為告天又如以黑白圈記功過久而益有得刪煩取精不厭再四蓋皆出于己之所行故覺其言之親切而有味也余自遷居武山稍憩濶既而復故處文與數以牛腰卷軸已閱未閱者趣余勘校余因得漁獵其中深嘆文與採取之善往往為之聳然起立或渙然水釋余生平喜閱稗官稗說及讀此書便覺吐棄一切過文與榻前談及此意亦笑以為然文與又云大雄出老姚江良知吾既未能參其奧何敢置擬議所取惟布帛菽粟之言寔寔有益于心者自恨資淺力弱見之行事未及十之二三當壽之梨棗與凡有志者勉進聖賢之路勿為禽獸之歸庶不負古人嘉言懿行之昭重也又云吾歷年心血盡在此書集成當名曰畜德錄以繼先君類編之後死無憾矣沒前十日猶把玩不釋手其倦倦于是書若此文與沒余有詩哭之曰維桑星落死斯人四十三年病裏身能

以文書為膾炙為將先澤及枯鱗木棉織化移風俗珠桂生存泣鬼神十卷格
言皆是踐不知修短是何因長君獻臣將付剗劒乞序于余余因文與先行其
言之意聊述梗概于集末俯仰今昔不覺擲筆而流涕也時
康熙癸亥菊月下浣友人陸燕喆謹述